

隐秘的葫芦田村

● 刘从进

这个村庄在老区亭旁的深山里,有些神秘,有些特别。

之前因工作去过一次,山路很差。后来在一个雪天的下午来这里,在清寂的田野上转到一个拱桥边,一棵大樟树下,站着,看田野上茸茸的绿和星星的寒。又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来此,雨太大,下不了车,只在车里听雨。看着村庄里幽静的灯光,真想坐在这里把一年的雨都听完。

早几年,忽然听说村庄要开发了。大队公屋前那幅“放开肚皮吃饱饭,鼓足干劲抓生产”的对子特别引人注目。一个晚上,我在心湖公园散步,四五个老人正坐着聊天,说到葫芦田,说那条溪坑很好,直通横渡。

我终于又来了,在那个年底。那条从鸟田岗头通往村里的路被挖开了,全是泥,显然正在加宽重修。来到村口,先入眼帘的是山坡上那一排木质老屋,已没有人住了,板壁发霉,长满了红红的霉菌。我试着用手机“识花君”辨别了一下,结果很有意思,分别是“瀑布”“森林”“雪景”“绘画”……

来到下面拐角处,四个老农或站或坐在房前,有人准备下午去亭旁儿子处过年了,有人明天去宁波。我问过年时,村里人会多一点吗?说更少,很多人都

要外出到儿子家过年。有一个手里拿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,我问挖笋回来吗?他说没那闲工夫,挖算是你们城里人的事,每天都有人来,我们才不稀罕呢。

望东面山坡上连片的老房,有点感慨。老头说,准备把这片老屋全部拆了盖新房。我信步往上走,一排排的老屋很是惊人,有些还零零落落住着一两个人。有些门前完好,没有人影,留下一个大白天。很多房子倒塌得彻底,露出了内侧的墙体,屋里的一半楼板,和里面的家什、农具、破衣服、只剩半个的黑泥灶……相当于一个人,他的内脏全露出来了。很多窗、门和梁架子成了天空之门、天空之镜、天空之窗……有些墙倒了一半,像一座城墙的城垛。有些倒屋的院子里荒草萋萋,拉满了狗屎。我想说,这一处可以保留成木质村庄里的“倒屋博物馆”。

来到村庄的前方,终于看到了那幅对子:“放开肚皮吃饱饭,鼓足干劲抓生产”,门楣上写着:葫芦田大队。墙体上是一些黑黑的粉状物,洒了墨一样,很有年代感。

一间屋前又有几个人坐在门口的石头矮墙上闲聊。说起村庄前面的溪,说要走几个小时的,你可以去看一段。

刚拐到田间的路,就看到了一个碾

子被竖起来当作篱笆站在田边。走一小段就到了那座拱桥边,那棵老樟树还顾自繁华着,桥下的水清冷。

再往前一段路,伴着小溪,一片田野上有细碎的紫云英幼苗,绿绿地护着褐色土地。边上山坡上是一新建的小庙,叫铁岩庙老爷殿。殿下是溪,对面是青山,是一住人好地方,可惜里面只有一个厨房,没有卧室和厕所。

下面是一排红褐色护栏,一直沿溪而下,已经在设计施工了。据说这条溪有很多瀑布,还有龙尾巴和龙上山的爪印。

往下走了一截,回到村口,那几个人还坐着,大概是要坐一下午的了。我上去问,村庄有什么传说,故事吗?一个年轻一点的兴奋起来,说当然有啊,太多了。你要什么故事?你问,我们都能答。

我就先问了那个铁岩庙的情况。他们说,这个庙啊,很灵的,以前做事头,要碗盂什么的,到那里去拿就是了,拜几拜就有了,只要不贪心。说这一处,以前仙人要在此架桥,架通两边的山头。庙后面的岩石非常特别,都像石条一样一条一条地插上去的,那是仙人要造的桥墩。结果土地爷怕了,怕桥造通后,引来海水把土地淹了,他没地去了,就在半夜里学鸡叫。仙人以为天要亮了,就

走了,结果桥没修好。他们说,山的对面也筑好了一个桥墩的。

当我说,这个庙好,想到庙里住几天。他们听后哈哈大笑。其实,我不仅是想住几天,而是想长期住下来的。

说起村名的来历,说村里全姓杨,是从南林迁过来的。祖上先从福建那边乘船过来,住在宁海黄坦镇,后迁到这里。原名是水壶的壶和火炉的炉,后被人说成了葫芦,又因为村前有一片田,就叫葫芦田。

又说祖上一次分山。村里的祖先与南林村的兄弟约好,早晨各从家里出发,走到哪里碰到了就是边界。祖上是一个病弱之人,早晨早就起来走了,南林村的兄弟自恃身体强壮,一直睡,说你这个黄胖人,由你走,走到哪里都算你的。结果祖上走到了南林村里,那兄弟还在呼呼大睡。那怎么办,不是全部山都要归葫芦田兄弟了吗?南林兄弟说,那不行啊,我怎么办?祖上说,那你把我背回去,背到哪里算哪里?结果南林兄弟一路背,气喘吁吁,背不到半路就背不动了,只好放下他,说就以这里为界吧。

这片山弯很隐秘,以前边上有好几个村庄,上庄、韩家等,现在都没了,村里还剩下两户韩姓人。



百水千山脚下过

● 梅长璇

虽然湫水山的主峰皇嬉梁就在我办公室南窗外,并且是全县的高标,但我目力所及,是看不到它的,只能看到它脚下的绵延群山。一幢高大的建筑刚好挡住了我的视线,让我竟然看不见这全县最高的皇嬉梁。这建筑二十五六层,不过百米高,因为位置恰巧,就挡住了我遥望皇嬉梁的目光。

有时,位置是可以遮住高度的。

湫水山脉,茫茫苍苍,横亘在滨海小县的中部,往东看,是浩瀚的大海,往西看,是比湫水山更高的连绵的大山。

我出生在湫水山的脚下,在成长的过程中,时常地仰望它。高山仰止,是我向它学的一句伟大的成语。

和神州大地上的诸多名山大川比起来,湫水山名不见经传,虽然它的顶峰皇嬉梁是三门县域内的最高峰,但也不高,只有珠穆朗玛峰的十分之一高。

只是在三门人的心中,湫水山是神圣的。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打小到大大,时常在山中行走,从没有碰到过仙人,大概是与大仙无缘,所以看不到。而龙是有的吧?苦夏盼雨,只要看见东边湫水山黑云沉沉,农人们就知道湫水山龙要行云降雨了。他们说,只要湫水山龙行云,也就不怕雨不来。

在湫水山,我虽然没有碰到过仙人,但我相信,龙是有的。《嘉定赤城志》上有载:“湫水潭,一名玉溪。旧传……隋开皇九年(公元589年),僧智口自建业至,薄暮,睹一大厦,莫知何所?扣户,有老妪出迎,口已悟为龙,遂托宿焉。姥云,师远来,何以幸教?遂为铺说且戒曰,早宜施雨。姥受命惟谨。翌日,口去,回视其处,已成湫矣。”还有传说,三国屈尚书女秀琴,溪中浣衣时拾得一珠,不慎吞入肚中怀孕,生子取名“玉溪”。此子乃龙种,后玉皇大帝诏封“湫水龙”。因为玉溪住在山中,当地百姓就把此山叫作“湫水山”。

6月9日下午,有朋友约,去湫水山。

虽然我刚刚在四个月前去过湫水山,那时冬刚去,春初来,万物还没有从冬天的肃杀中醒来,山野萧索。而现在夏已深,青山葱茏,生气勃勃。

抬头看向窗外,云雾沉沉,看不见远处湫水山岗上那转动的风车。气象预报也说,今天有雨。心下有些犹豫,在雨天上湫水山似乎不合时宜?却又想,也许,雨中漫游湫水山会更有味道。

于是,欣然应约。

还是在板沸村驶上盘山公路,还是在接近山皇岭头左拐。

自此,我们的小车就基本上驰骋在湫水山的山岗上,这是一条简易的山顶水泥路,窄得只能一车单向,幸好来往的汽车不多,否则,两车相向交汇相当困难。和四个月前不一样的,在险要的地方,路边铺了护栏。这让我们比上一次少了些胆战心惊。

弯曲上行,上行弯曲,我们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在山岗上行走。快到顶峰皇嬉梁的时候,海风大作,不过经过崇山峻岭的过滤,海腥气没有了,有的只是草木的清香。到了这里,海风就吹成了山风。而云雾也随着风来去,飘忽不定,有时把我们罩进白茫茫中,让我们看不见几步外的事物;有时又风吹云散,天裂开条缝,射出一线灿烂的阳光。在一个山垭,我们停车四望,山脚下的远村,雾刚离去,在阳光的沐浴下,村庄明明金碧辉煌,等我们拿出手机刚想摄下这灿烂的光景时,云雾又大团大团地涌来,村庄和四野全部被埋没,显现在手机取景框里的只有灰蒙蒙的一片。

风起云涌,云雾流泻。

这样的天气,倒是适合仙人出没。我在想,在如此的境地,我再不能遇见仙气飘扬的仙人,那么,此生的我将永远同仙人无缘了。

当然,就是再云遮雾罩,缥缈虚幻,我也不可能看到湫水山龙的。龙很神秘,经常是见首不见尾的。

不过,在湫水山顶皇嬉梁,我却是在云雾薄弱时看见了真龙,那在大大小小山岗上弯来绕去的山顶公路,不是湫水山龙是什么?可能,今天的云雾,正是它在行云布阵呢?

果然,当我们走下通往皇嬉梁那弯曲的298级仿木水泥台阶时,从云雾中渐出了雨水。

在一处路边的柴丛中,有夏虫在唱着歌。夏虫不可语冰,但夏虫活得热烈,活得闹猛、活得灿烂,又何必必要等到冬天看到冰封大地呢?

驾车的朋友号称“野骆驼”,这山顶公路他不知驰骋了多少次,熟悉得如家里的楼梯。他也不怕下雨,坚持带我把山顶公路开遍。可惜,在一个地方,一棵倒塌的杂木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,只好惆怅地返回。

回程,我们是从回龙庵走的。这样,我们这一次从出发到回来,就画了一个圆圈,把湫水山以及住在山中的神仙、龙等神物,和野兽飞禽都一网打尽,圈在了里边。

“野骆驼”告诉我,这条山顶的水泥路是为风电铺设的,全长约36公里,通往30个大小山岗上的30台风力发电机架。这些风车属于中广核新能源龙母风电场。

有意思,架设在湫水山上的风力发电机,取的名字竟是“龙母”。看来,还是龙厉害啊!

风光“旖旎”里田湾

● 陈道赏

纳了我们这些“入侵者”。

其实,严格上说,这应该是我第二次造访里田湾了。第一次是在三四年前,也是一个午后,几个同事相约去后面山上踏青。四月的乡野,触目皆绿,尽显江南春之极致。自竹岭坑水库,沿一曲折土路向上,路两边青山巍巍,山脚下溪水淙淙,各色花儿竞相绽放,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一众人,好一派旖旎春色。路的尽头有一小水库,在群山翠竹的掩映下,小小水库凝碧成了一块月牙形的翡翠,在春日的太阳底下泛着油绿的光芒。水库边有一蜿蜒小径,攀爬而上,赫然于山坳处发现一丛古民居。清一色的土墙黑瓦,依山势而建,屋与屋之间疏密有度,可能是山中少平地,房子之间密密挨着,反而有了种犬牙相错感。房前屋后,随处可见高大的树木,在树木的笼罩下,整个村庄透着一股朦胧的绿意。整个村子大概有四五十户人家,只是大多房子因年代久远或主人的离去而坍塌了。好不容易遇到个上了年纪的老丈,方得知该村叫“里田湾”。从老丈的只言片语里,我们了解到村里除

了几个上了年纪不愿离开的老人外,年轻点的村民全移民山下了。

顺着老旧的石头墙,穿梭于因少人迹而杂草丛生的小路,触摸着厚重的时代沧桑……断壁残垣的院落前,栽种着一棵棵结满果子的梅树,果子密密麻麻,在这颓败的老屋前越发显得丰硕,可以想见,当年山民们对美的追求热度。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在梅花绽放的季节相遇,不然又是另一番美景了。热情的老丈告诉我们,以前家家采摘自酿青梅酒,现在人都走光了,果子只能挂在枝头熟落地上烂掉,建议我们不妨摘点去泡酒。老丈的话里透着点落寞,也透着点沧桑,更透着一股无奈。小小村落因我们一丛“外人”的无意闯入,打破了久远的寂静,让沉寂古村透出点生机。

今天,又一次站在了小村落的最高点,俯瞰四周,整个村落尽收眼底。一样的静寂,一样的残垣断壁,一样的翠竹掩映,山还是那个山,村还是那个村,水还是那个水,只是当年的那个老丈已无处可寻,屋前的梅树已在秋风的萧瑟下落光了叶子,默默地伫立着。同样伫立

着的还有屋后那高耸的柿子树,火红的柿子在阳光的照耀下,红得十分耀眼,可终究没有等到丰收的喜悦。再次从村庄穿过,秋阳照耀下的石屋愈发颓败,落下参差斑驳的黑影也愈见森冷,村庄的小路掩埋在枯黄的草色之下,终无迹可寻。半山腰的一处老屋前,一名老者盖着被子仅露出个头正躺在旧沙发上晒太阳。我们悄悄从其边上走过,小心翼翼,唯恐惊扰了老人的宁静世界,只有山脚下的小型养殖场不时传来几声鸡鸣,宣示着生命的活力。而村口路边的土地庙,意料之外的香火依旧,那袅袅的烛火,似在诉说着村落的前世今生……

伴随高山移民政策,新里田湾已搬至县城一隅,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筑就的白墙红瓦,宽广的水泥马路,房前屋后摆满了盆盆罐罐的花草,路边停满了各色车辆……也许过不了几年,随着仅有的几个守村老人的离去,旧里田湾终将被历史的风尘所掩埋,被年轻一代所遗忘,也许他们的子孙根本不知还有个旧里田湾,而新里田湾也终将“融入”周边的高楼大厦。

三岔路口三岔村

● 吴善敏

早年的三岔村,四周环河,仅有三条路口出入,是名副其实的三岔路口,故称三岔村,是古时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。有人曾经问过我,三岔村与四岔村是隔壁村吗?我无语……因为,三岔村是三门县,四岔村是临海市,两者路途遥远。

它曾经是独立的行政村,历史上几次反复撤并,最近一次是2020年与上敖村合并,成为现在的龙潭村三岔自然村。现有1000多人口,海健公路穿村而

过,既靠山又临海的三岔村,南边山清水秀,北边与蛇蟠景区隔海遥望。

在我还是孩童时,清晰地记得,村外靠近现在的公路边,有个瓦窑墩自然村,住的是李姓人。真正的三岔村,村内进出只有三个路口,一是南边“台门头”,二是西边“桥头”,三是东北角“老爷殿后”,其余四周是一条小河环绕全村。小河名叫隔河,河水向南,经路廊山脚小溪连接到“前门塘港”,小河西边、北边方向,分别有两个口子与“后门塘港”相通,村子前后两个湖面以前最宽处有近百米。

时过境迁,三岔村早与瓦窑墩连成一片,围绕全村的小河不复存在,南北

走向穿村而过的水渠,就是原先小河10多米宽的外河原址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得而知,但是三个岔路口的小地名,还是一直沿用至今。

三个路口名称各有故事,让我们慢慢还原一下原貌。

东边台门头,原先这里建有台门,所以叫台门头,边上曾建有台门头屋,供守台门的人员居住。走进台门头,浮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用青皮石子铺就的街道,在我少年时,曾经保存完好的石子路,绕过黄岩屋四合院后墙壁,约100米路长,一直延伸到三角口。据老年人说,以前街道还要长,曾经在这条街立市,是农副产品、南北货交换的集散地,现在石子路面不见踪影,代替的是水泥硬化路面。

据说黄岩榜眼喻长霖,在围垦榜眼塘时,住在台门头里黄岩屋,夜里台门头挂着红灯笼,有骑马坐轿过往路人,都会自觉下马落轿,有的还登门拜访喻

